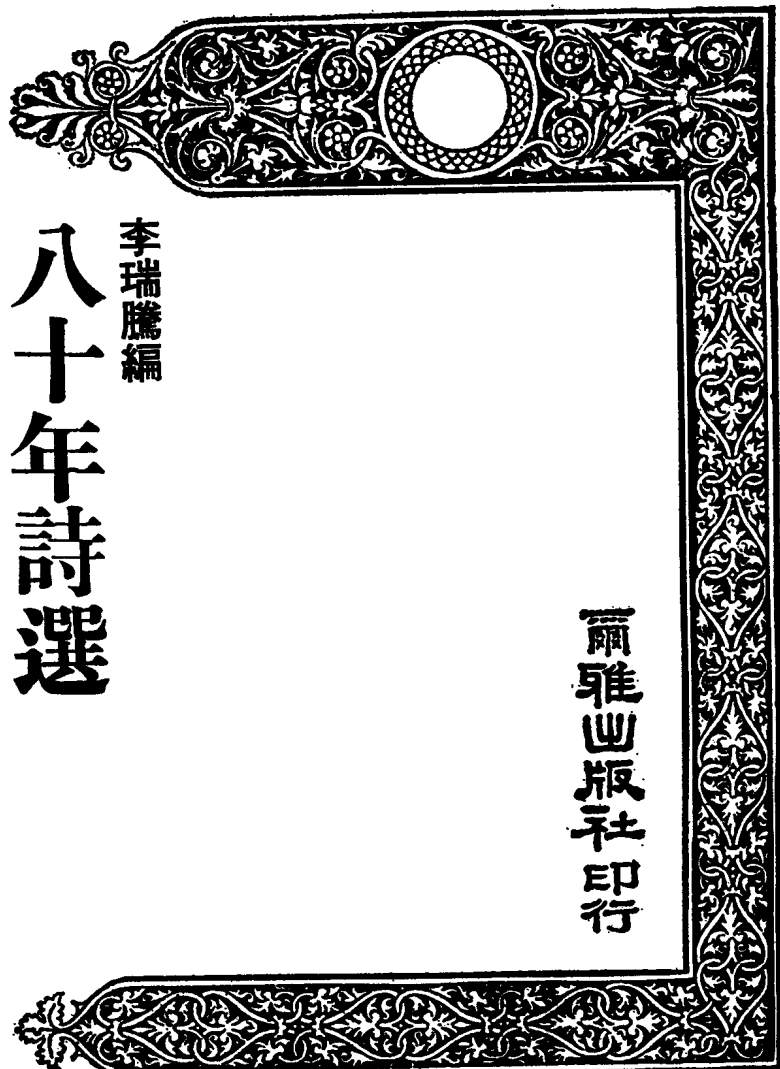


李瑞騰編

八十年詩選





李瑞騰編

八十年詩選

爾雅出版社印行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有如書本

八十年詩選

年度詩選第十集

• 有版權，勿翻印
• • • • •

定價
160
元

編者：李瑞騰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三巷三三之一號

電話：三六五四〇〇三六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一號

電傳：三六五七〇四七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六號

電話：九七七一〇六一一二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五月初版

ISBN 957-639-056-7

生苑會：計設面封

再見，年度詩選

爾雅出版社，自民國七十一年起，邀請張默、蕭蕭、向明、李瑞騰、向陽、張漢良六位詩人、評論家每年輪流主選「年度詩選」，到「八十年詩選」（李瑞騰主編）出版，剛好十年。在這個本當慶祝的年度裏，我們卻必須難過的宣布：「年度詩選」自八十一年起停辦。這是爾雅出版社自五冊（七十三—七十七年）「年度文學批評選」停辦後的又一次創傷。但整個文學大環境如此，我們自憐自艾亦無補於事，不管如何，我們仍然要向六位編輯委員感謝，感謝他們整整十年為「年度詩選」辛苦的付出；也感謝熱愛「年度詩選」的小眾，十年以來每年以實際購買行動支持我們。最後，我們仍然要向詩人朋友致敬，他們自掏腰包辦詩刊，自費出詩集，在多雲的天空下，繼續寫詩，繼續創作，繼續孤獨的向前行！

十年磨一劍

李瑞騰

《八十年詩選》導言之一

爾雅《年度詩選》從民國七十一年開始，到八十年，整整出滿十集，由一到十，圓滿成章，值得慶賀。但不幸的是，這也是最後一集，我要代表編輯羣向讀者宣告它的結束，並向支持這項計劃十年的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致上最高的敬意。做為這個編選和出版計劃的末代主編，做為一個愛詩的人，做為一個關切臺灣文學發展的文學工作者，值此之際，我有很多話想說。

每一年，在臺灣大約有一千位寫詩人發表了四千多首他們自己認為滿意的作品，這個數字是我在編《七十四年詩選》時詳細統計出來的，到了今年，量顯然沒

有減少。這麼龐大的作品羣，全是詩人用心寫出來的作品，形形色色各自展現他們的文字美姿，但大部分的作品，除了少數幾位朋友肯用心去細讀，我想是沒有多少讀者的，詩人似乎只能孤芳自賞，把作品當作內在生命的外現，不必計較是否能夠和當下時空的人們共享文字意象之美。

然而詩畢竟還是寫出來，而且經由大大小小的傳媒發表出來了，做為社會的共同資產，我們似乎也有很充分的理由去重視。但是詩太多了，而且分散在各報紙副刊、文學雜誌和詩人辦的同仁詩刊上面，蒐羅匪易，所以這時候最迫切需要有人能披沙揀金，編選出具代表性的詩選來。

問題是，誰以什麼樣的標準從那些媒體進行艱苦的選編？又有誰願意支付轉載費、編輯費以及為數不小的製作成本來出版這種市場狹窄的新詩選集呢？把這樣看來不太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必然是有對詩的執着與熱情，有回饋之心和奉獻之意，當張默遇上了隱地，便已注定此事的必然性。

編輯羣的組成當然也是多方考慮的，張默和向明是前輩詩人，在臺灣詩壇應該算是第二代，分屬「創世紀」和「藍星」兩詩社，在該社中皆屬務實派的幹將，是實際參與編務的，詩壇的關係良好。張漢良、蕭蕭、李瑞騰、向陽都是戰後出生，

兩個外文系（張、向），兩個中文系（蕭、李）；兩個以詩評見長（張、李），兩個是詩人兼評論家（蕭、向）。就所屬詩社來說，張屬「創世紀」，蕭曾加入「龍族」，後來是「詩人季刊」成員，李、向皆是中部「詩脈社」同仁，向同時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活躍詩壇的「陽光小集」的領導者。

這樣的組合，發展出一套運作模式，前六集由主編初選，交由編委會逐首討論定案；後面幾集雖未逐首討論，但也能充分溝通。人生沒有幾個十年，在這十年間，在年度詩選的編選上，彼此互相信任合作，縱使詩觀互異，看法有別，也能有效對話，讓每一集都能順利出版。

在過去的九年中，爾雅版《年度詩選》總計收錄了二四八位詩人（五六九人次）的詩，作品總量是六六三首；詩人年齡層分布以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間出生者為最多，佔了將近六成（百分之五八），所屬詩社仍以「創世紀」、「笠」、「藍星」三大詩社為最多，詩人所在地大部分是臺灣，其餘皆點綴性質；九年都入選的詩人是周夢蝶、余光中、洛夫、羅門、白靈；作品出處，報紙副刊以「聯副」最多，雜誌部分以「藍星詩刊」最多；頁數最多、附錄最多的是七十四年；收錄詩人最多，作品最多的是七十一年。

十年磨一劍，此劍燦爛奪目，揮灑在十年來臺灣文學的天空。我們爲十年來的現代新詩以選集方式留下了珍貴的資產，我們有信心接受文學史家的檢驗。

做爲爾雅版《年度詩選》的末代主編，我的回顧與統計很難完整呈現這個計劃的執行情況與選集風貌，但出版品皆在，不難考察。我的責任更大的的是關於本年度的這一集，我希望能爲它劃下一個美麗的句點。

八十年的詩之主題

李瑞騰

《八十年詩選》導言之二

要從一年中所發表的大量詩作品，來發現所謂的年度特性或風格，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大體上，每一年的情況都是這樣，就寫作素材來說，該年所發生的國際重大事件都有一些會被寫進作品中；國內社會的重大現象，也大多會被嚴重關切。從個別詩人來說，有一些人寫得非常賣力，發表量亦大，有一些詩人消失了，有一些詩人輕描淡寫了一兩首，更有一些新人冒頭來了。就寫法來說，也仍然是明朗淺白者有之，晦澀深奧者有之；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一種寫法的有之，四處學習、見風轉舵者亦有之。反正情況就是這樣，除了因一位同性戀詩人被同居人殺害，成了

社會版新聞，引起一些討論以外，民國八十年代的詩壇，一切風平浪靜。

臺語詩與歌詞

如果勉強要說，那麼民國八十年臺灣的現代新詩最值得注意的是「臺語詩」及「歌詞」現象。關於前者，民國七十九年我在寫以現代新詩為例談「閩南方言在臺灣文學作品中的運用」時^(註①)，舉出的詩人只林宗源、宋澤萊、黃勁連、向陽、林央敏等數人而已，但到了本年，參與者大增，在自立報系副刊、民衆日報「鄉土文化」版以及「臺灣文藝」、「笠」等刊物上發表大量的臺語詩，蔚然成爲大觀，甚至有蕃薯詩社發行「蕃薯詩刊」，使用的文字全部是臺語、客語，本年詩選自然不能視而未見，謹選出黃勁連〈抱著咱的夢〉、林沈默〈紅田嬰〉、許思〈食水拜溪〉、林宗源〈鹹酸甜的世界〉，讓讀者看看這種讓人不得不正視的詩類，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風貌。

歌詞部分主要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策劃一次專輯，然後成爲專欄，有不少詩人參與寫作，像許悔之、林邊、陳黎等，也有一些歌者作詞者參加，像林強、黃舒駿

等，這裏選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向前走」（林強），以見一斑。其他地方像小說家黃秋芳有一組臺語歌詩（註②），值得注意。

衆所皆知，詩與樂之間的分合問題，一直就是文學史上的重大課題，詩的音樂性也是詩學上恆常被討論的重點，音樂，由於訴諸於比較直接的聽覺，其在人間社會的流動和文字比較，自有它的優勢。在我們這樣的時代，視聽媒介發達，而且非常普遍，詩除保持它原有的文字意象之美以外，如何強化聲音效果，甚至於把詩譜曲，或詩人去作詞，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範疇。

「臺語詩」和「歌詞」發表時都特別標明，所以很清楚就可以發現，基本上它們是形式問題，最主要是語言。以下我想針對本集所選作品，從題材選擇到主題表現方面提出一些觀察，希望能有助於讀者的了解。

國際視野

由於交通與資訊傳播的快速、方便，地球村落形成，我們再也無法閉關自守，無論如何都要把臺灣納入世界格局中去思考。詩人的關懷層面也必然在這個情況之

下隨之而擴大，以前我們也常讀到這類的作品，當國際間發生了重大事件，我們的詩人很快就會以他們所熟悉的書寫方式表達他們的看法，充分顯示他們的國際視野。

在一九九一年，最重大的國際事件莫過於前半年的波斯灣戰爭與後半年的蘇聯政情突變，關於前者，作品不少，本集選沈志方的「李白VS·波斯灣」、李魁賢的「沙漠」，沈詩的內在結構非常複雜，首先是詩人「我」面對李白文集和電視媒介的問題，其次是安史之亂與波斯灣戰爭的對映，李白之「白」和石油之「黑」、戰爭之「紅」（血色），然後是妻下廚起鍋、爆米花，兒子的卡通——聖戰士、無敵鐵金剛、霹靂貓等，詩人以對比和疊影手法呈現出他的根本關懷——「病」，包括我、時代、社會以及所有人類的「病」。至於李魁賢的「沙漠」，以抒情筆觸表達戰爭的悲劇、沙漠戰場的悲哀情境，連天空都流血、流淚的慘狀，令人悸動。

蘇聯政情的變化頗具戲劇性，從戈巴契夫開放改革的持續發展，得諾貝爾和平獎，到本年八月的三日政變以及其後蘇聯政體的瓦解、新國協的產生等等，彷彿電視連續劇般的驚險懸疑，向明親赴莫斯科，有詩；余光中寫了「戈巴契夫」（註③）；辛鬱寫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某日莫斯科」。這裏選了後者，辛詩透過一個七十八歲

已經退休的歷史教員的眼睛，看了這一幕政變劇的演出，他的基本訴求是人民福祉、人民力量，傳達了蘇聯人民「重見天日」的渴望。

除此之外，許悔之為緬甸和平反抗者翁山蘇姬所寫的「肉身」，觸及緬甸的處境、翁山蘇姬的和平反抗、宗教信仰和行動力量等，悲憫情懷布滿字裏行間。

大陸情懷

從一九七八—九年開始，臺海兩岸的關係因中共宣告新的對臺政策（和平統一）而有了一個新的轉變，加上其經改與開放政策的積極施行，在政府還沒有開放探親以前，各種接觸交流其實早就不斷在進行。一等到開放大陸探親，詩人作家學者重返神州，足跡所到，筆尖所及，故國山河便自然鋪展開來，過去長期的歷史災難也成為篇章哀痛的根源。從此「探親文學」蔚然成風，文化尋根也漸在開展，大陸的情況隨時被臺灣人民注意。

在本年所選的作品中，洛夫的「出三峽記」、向明的「登天安門」、席慕蓉的「雙城記」屬於這一類作品，洛夫出川，從瞿塘峽、巫峽到西陵峽，詩路亦是如此

發展，寫法上是景觀與歷史雙寫，同時加上當下情節動作，內容極為豐富，最後歸結到自我定位：「我能通過上升的鳥道／找到屬於自己的星座？」「我盡量把思想縮小／惟恐兩岸之間容不下一把瘦骨」，洛夫的反思，包含太多對於現實的無奈，卻也充滿期待。向明「登天安門」，面對「血垢色裝點的廢墟」，感傷、恐懼與憤怒的情緒混雜在一起，筆尖如劍，直指權威的幻滅與歷史的空茫。而席慕蓉的「雙城記」則出現城市情感的矛盾，甚至隱約呈顯認同的問題。這個城市是「北京」，是「先母舊居」，但它同時是中國歷史故都，是中共「國都」，席慕蓉身在城中卻無法追尋過去，和母體生命更難以連接，甚至於「怎麼努力卻都不能清楚辨識」，其最終的體認是：「我於這城終是外人／無論是那一條街巷我都無法通行」，席慕蓉究竟是站在蒙古族的立場相對於漢族？站在塞外的原鄉相對於關內的北京？抑或是站在當代臺灣的立場相對於「中共」的北京？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思索。

好山好水任我遊，開放大陸探親以後，臺灣詩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名山秀水、歷史古蹟等紛紛進入詩中，有記遊之詩，也有詠史懷古之作，總之會是歷史與現實交會、地理與人文結合，這一類作品的出現有其時代特性，應該研究，譬如單一個武昌黃鶴樓，本年內就有數首（張默、大荒等）（註④），可以比較個別詩人的

不同感受，也可以同歷史上衆多的黃鶴樓詩相對照一下，看看當代臺灣詩人以現代自由體白話詩究竟怎麼寫，以及呈現了什麼樣的黃鶴樓之風貌與精神。

在這一方面，香港詩人的行動與感受更早，從大陸開放以降，內地旅遊之作就大量出現，代表「八十年代香港新詩在題材和主題上比較明顯的一種變化」（註⑥），但隨着九七問題搬上臺面，中（共）英不斷談判，最後是「基本法草案」的訂立，然後就是讓香港人宛如睡夢中突然驚醒的見到八九天安門大屠殺慘案，香港詩人面對祖國的山水早已了無浪漫之意，梁秉鈞一組「中國光影」（註⑥）組詩，利如匕首擊中問題的核心；本年夏天華東大水災，陳德錦的「一棵樹在水中呼救」表現了人溺己溺的情懷，「像太多的悲哀，流過你的家門，／緩緩地流過，僵硬的土地；」……

相較而言，一位新疆詩人安鴻毅在南京的燕磯山寫「長江」，著墨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與魚的相互幻化所呈現的生活與生存現象。安君另有「活着的時候」、「苦難」等詩同時發表，看他提出「保護」與「互相拯救」的原則，就可確知他的重點還在生活與生存上面。

詩與現實

詩人存活於他的社會，在解嚴以後，無所禁忌，他們可以盡情地歌唱。對於過去威權時代所造成的禍害，對於社會的不公不義等諸多病態現象，對於低階層民衆的處境等等社會現實，詩人當然要表示關切，方式或隱或顯，語言有的刻薄銳利，有的則宛轉曲折，各自展現不同的詩之風貌。

這方面的作品很多，譬如當安非他命的禍害蔓延開來，大荒懷念起林則徐，寫下「掃毒」；當南臺灣嚴重乾旱，彭選賢寫下「苦旱」；莫那能借着「落葉」表達了原住民處境之艱困；許思「食水拜溪」談的是河流污染問題；路寒袖的「午後潛逃」直指白色恐怖；李敏勇「季節的觸感」呼籲大家「伸出手臂／歡迎飛翔的旅人吧」，顯然是針對過去所謂的黑名單而言。

在這裏我特別要舉出吳夏暉「中文系統」和夏虹「不向昨日算帳」二詩來談當前臺灣社會的內在矛盾。吳詩主要是以中文電腦系統爲隱喻；同樣是「中文方塊」，卻「擊出無法相容的系統」。這當然是指臺灣社會目前的兩極化現象，詩人把它歸

因於「戒嚴」，同時且對臺灣「移植」、「剪貼」大陸的山河表示不滿。而夏虹的詩很清楚的表示「不向昨日算帳」的呼籲，向前看、飛向光明才是正面的做法和理想。個人可以有各自的想法，多元化社會原就會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不過，我們總有一些共同的信念與理想，譬如說我們這個社會應是自由、和平的，過去歷史的萬縷纏絲，在今日如何運用智慧使之化解並澄明，這一代人是否能向歷史有一個令自己及後代子孫滿意的作為，全都繫於社會集體智慧的能量是否足以對應時代之困局。

夏虹將「城市」區分成正面和反面，正足以說明都市的困境確實存在。都市，做為大多數人存活的空間，有人「向前走」（林強）去面對它，把希望和理想寄託在將去的「臺北」，卻也有人決心「遠離臺北」（吳明興），而回歸田園。田園早就失落了，陳義芝的「溪底村」、林沈默的「紅田嬰」、徐望雲「關於世紀末一座草原的存在」都有失落的悵然；而城市早已生病，陳克華的「公寓神話」、羅門的「世紀末病在都市裏」都明顯指出都市的異化現象，我們可以具體感受到都市已不適人居。如果田園已經失落，都市又是這般的病態，那麼我們將立足在什麼樣的地方呢？